



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 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

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印

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
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印

1957年12月

目 录

前言	(4)
反击右派——“反其道而行之”！ (1957年9月21日郭沫若院長在中国科学院 北京区青年大会上發言的記錄)	(5)
建立工人階級的科学队伍 (張勁夫副院長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大会 上的講話)	(14)
清算资产階級个人主义 (1957年9月21日杜潤生副秘書長在中国科学 院北京区青年大会上的發言記錄)	(42)
科学事業必須由共产党領導	田靜华、叶佩弦、 王啓明、譚良平、賈寿泉、戚德余、許振嘉、林振金 (58)
何榮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章 琮、孟宪振、許振嘉、庄蔚华、徐秀英	(70)
撕开項志遴的“理論家”外衣看看他卖的是什么貨色	陆祖蔭 (75)
揭露资产階級右派分子項志遴	孙亲仁 (83)
駁斥右派分子徐芻对形势的“估計”及对反右派斗争 的誣蔑	潘一民 (92)
駁斥右派分子夏永年反对馬列主义的論調	張宗誠 (98)
夏永年“独立思考”些什么？	郭 銓 (104)
揭發和批駁右派分子夏永年的资产階級人生觀	張鴻芝 (108)
刻骨的仇恨、狂妄的野心 澈底揭露徐志国的反党面目	吳明瑜 (113)
揭穿徐志国的兩面派	于家珊 (120)

談談右派分子徐志国的反动思想本質·····	譚北生(127)
从徐志国的日記中来看他的反动本質·····	蕭光先(129)
几个右派分子的特点·····	尙山羽(133)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結 果·····	陆学善(137)
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科学事業·····	彭桓武(140)
駁“党与科学家背道而馳”的謬論·····	郑国章(145)
沒有党的領導就沒有社会主义的科学事業·····	王傳善(147)
反击右派分子何肇对党团结科学家为人民服务的政 策的攻击·····	孟宪振(154)
党是科学事業的領導者·····	林啓欣(160)
必須坚持以馬列主义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	唐稚松(166)
永远做党的忠誠的兒女!·····	刘玉芬(173)
駁斥右派分子对積極分子的攻击·····	曾威夷(178)
必須用工人階級思想武装自己·····	刘后貽(183)
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不容歪曲·····	王礼立(186)
駁斥右派分子的“先專后紅”和“政治即業務”的反 动观点·····	陈能寬(191)
駁斥右派的“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主張先專 后紅”的謬論·····	譚学奇(196)
不要上右派分子叫囂“独立思考”的当·····	利广安(201)
駁斥所謂“階級是人为”的謬論·····	申昌淳(206)
駁斥右派分子夏永年“党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謬 論·····	廖集仁(210)
斥右派分子夏永年否認“党和人民利益一致”的荒謬 言論·····	張彭熹(214)
絕不允許右派分子离間藏汉民族的团结·····	安世兴(218)
党是代表各族人民利益的·····	古力米尔(221)
回答右派分子在民主問題上的挑战·····	刘大年(226)
駁斥右派的“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資产階級民主	

自由”的謬論·····	林蘭英(229)
駁斥右派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攻擊·····	巢紀平(232)
批判右派分子夏永年、徐芻的新聞自由觀點·····	徐崇溫(237)
駁斥右派分子何榮攻擊人事工作的謬論·····	尙明軒(245)
全面駁斥項、夏、徐等右派分子對肅反運動的惡毒誣	
蔑和猖狂進攻·····	范繼淹、陳章太(249)
對肅反運動的一些看法·····	蔣 錚(258)
駁斥右派分子項志遴的反蘇謬論·····	錢皋韻(261)

附 錄

何榮的右派言論·····	(270)
項志遴的右派言行·····	(278)
徐芻的右派言行·····	(284)
夏永年的右派言論·····	(292)
徐志國的右派言行·····	(296)

前 言

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了对我院全体青年进行一次生动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缩小和清除右派言论在中国科学院青年中的影响，並全面檢閱我院青年的政治思想水平，於九月十八日起，至九月二十一日止，集合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区近四千名青年，举行了連續四天的辯論大会，揭露和批判何肇、項志遴、徐芻、夏永年、徐志国等五个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目前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但是批判資產階級思想仍然是我們長期的思想斗争，为了有助於今后批判青年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我們將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編出版了。

这本材料选編共計四十三篇，它包括了院負責同志、科学家、少数民族青年、华侨青年以及青年科学工作者和科学行政工作者的發言，这些文章都未經过反复推敲，难免有缺点和錯誤。

另外，为了便於讀者对照右派分子的論点去閱讀正面批判文章起見，將何肇等五个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附录在批判文章的后面。

最后希望讀者將对此書的意見和建議告訴我們，以便更正和改进。

中国科学院团委会 11月13日

反击右派——“反其道而行之”！

——1957年9月21日郭沫若院長在中国科学院
北京區青年大會上發言的記錄——

各位同志：中国科学院召开的青年同志們反击右派斗争大会，到今天已經开了四天，批判了五位年輕的右派分子，获得了很显著的战果。在这个大会上，青年同志們的發言很为踴躍，講道理講得很透澈，把当前的大是大非辨明得很清楚。毫無疑問，这對於我們今后科学事業的發展，對於我們每一位同志今后在工作作風上的改进，對於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設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进一步發展，都提供了很好的保証。

應該說，我們这次大会所获得的战果是值得庆賀的。

坚决的跟着党走，我們一定胜利

各位已經很清楚，当前的反击右派的斗争是政治战線和思想战線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争，是很严肃的兩条路綫的斗争。究竟應該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反对共产党、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資本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当前的、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把道理說清楚。本来呢，这两条路綫的問題，在历史上已經解决了的。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到外来的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逐步陷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为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枷鎖中解脫出来，我們先輩，百年来曾不断努力，想出各种方法来求得民族解放，謀取国家的独立富强。但是，尽管走了不少的路，也流了不少次数的血，其結果，最后还是在共产党的領導之下，終於找到了正确的路綫，这就是走苏联的道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把全国的人民團結起来，向三大敌人作斗争，使全国人民获得了解放。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到今天才仅仅八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八

年里，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各方面的建設都得到了驚人的輝煌的成就。只不過是八年，無論在工業、農業、文教事業以及其它各方面，我們的收穫，一點也不算夸大，真抵得上過去的八百年。我們的成就，不止是我們全中國人民所親身感覺得到的，就是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這些事實。我們的長江大橋，已提前兩年完成，這是前人所不曾夢想到的事，而諸如此類的輝煌成就，真是舉不勝舉。所有這些成就，都是在黨的領導下獲得的。所以，我們要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一個鐵定不移的方向，而且在政治上已經是很明顯的替我們解決了的問題。

堅決的跟着黨走，堅決的跟着黨來建設社會主義，不僅使我們全中國人民由被奴役被壓迫的悲慘的命運中解放了出來，挺起胸膛站了起來，而在短短期間就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並且，我們可以保證，在以往的八年能夠獲得如此巨大的成績，今後再來幾個八年，我們中國的建設事業一定更有可觀。就拿我們的科學事業來說，今後再繼續努力下去，對於我們去年所制訂的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在黨的領導下，也一定能夠逐步實現，在12年內使得我們科學里面的一些空白點和薄弱的環節，能夠補充起來和加強起來，確實實地趕上國際的先進水平。我們相信這是一定有保障的，我們有這樣堅強的信心。

右派分子是反動階級利益的代表者

究竟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明明已經是在歷史上被明確地解決了的問題，而且，眼前的許多鐵的事實也完全證明這已經不再成為問題。可是，右派分子們的看法偏偏和我們不同，他們硬把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拖出來，淆亂是非，挑撥矛盾，處處點火，目的是搞得天下大亂，推翻黨的領導，重新回到資本主義的道路，把解放了的新中國，倒退到解放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遇里去。右派分子為什麼要這樣猖狂進攻？當然，他們是有他們的理由的，這就是他們的階級利益要求他們這樣作。右派分子是代表了一種階級的典型，是代表了一定的階級。無論黨

內或黨外，也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無論是科學界或其它各界，右派分子的面貌儘管不同，但是他們基本上是一個類型，在思想、言論、行動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右派分子毫不例外地都是否定成績，把解放後在黨的領導下全國所獲得的輝煌成就，一概加以抹殺，對於工作方面的缺點又極力加以夸大。自然，我們中國有這麼大，應作的事又是那麼多，解放以來的時間又是那麼短，我們每一個人受到黨的教育也還有限，很難保證每一項工作都不發生缺點，很難保證每一個人都不會犯錯誤，就是黨員同志也還是有很大的可能要犯錯誤。缺點是難免的，但是黨就要鼓勵大家來改正缺點，有錯必糾。黨為什麼要整風？也就是因為有缺點，有缺點就將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發生障礙。為了更好更快地建設社會主義，黨要求每一個黨員，同時也要求黨外人士，能夠作到有缺點就立即改正。缺點不能否認，是有的；但是，右派分子卻是抓住了缺點，把例外說成一般，以“片”來看“全”，把某些黨員或者某些單位不夠健全的地方，拚命加以夸大，說成是黨的整個的錯誤，用這樣的方法來挑撥離間，挑撥黨和羣眾的關係，挑撥各界內部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到處點火，想使天下大亂。

否定成績，夸大缺點，挑撥矛盾，這就是所有右派分子的一個共同的手法。

對右派的鬥爭，絕不能有溫情主義

右派分子們除掉這種手法以外，還有一種共同的行動綱領，就是“團結右派，爭取中間，打擊左派”。正像我們大家所看到的，無論是那一界，也無論是京內或京外，右派分子都是採取這樣的行動。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集團。就是一些少數的單幹戶，其實他們也不是完全孤立的。所謂“團結右派”，右派畢竟是少數，光靠少數的團結，不能奪取天下，所以想爭取中間層，同時更進一步打擊左派，反對黨，打擊黨員同志，打擊跟着黨走的左派同志。他們仇恨黨，仇恨願意跟着黨走的人，

而仇恨之深，真是令我們想像不到。很多右派分子明目張胆地公開講要殺人，要放火。長沙有一個右派分子名叫陳裕新，他是民革的成員，他對黨的仇恨，可以說是典型。他說：“我一肚子氣已經由氣體變成了液體，現在又由液體變成了固體，我要爆炸，我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我要殺人”。從這些瘋狂的叫囂裡面，我們可以更深地体会到和右派的鬥爭，的確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右派分子和我們之間的階級仇恨很深，文藝界有個右派分子叫李又然，他也說過這樣的話：他說他到現在才体会到打漁殺家裏一句台詞裏的情緒，就是蕭恩在殺家裏說的“要殺盡他的全家，方消我心頭之恨”。同志們都知道：蕭恩所反對的是地主階級，他要殺的是惡霸地主的全家，現在李又然重唱的這句台詞，他是反對黨，他所說的“要殺盡他的全家”，就是殺盡黨員，殺盡左派。我們說右派分子是瘋狂進攻，從這些事實看，說他們瘋狂，一點也不夸大。所以我們對右派分子的鬥爭，絲毫也不能允許有溫情主義。你溫情嗎，他不和你溫情。如果讓右派分子猖狂下去，假如他們得到了政權，他要成為蔣介石第二，他要投靠帝國主義，這是必然的。不把右派分子打倒，右派分子如不徹底投降，俯首向人民認罪，我們決不能罷休。

右派分子們一致反對黨的領導。他們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科學界說黨不懂科學，不能領導；文藝界說黨對文藝是外行，不能領導；教育界說黨不懂教育，要撤消學校黨委制；甚至於工商界，都有這樣的叫囂，說公方代表不懂業務，應該退出來。即如政客們像章伯鈞、羅隆基之流，他們也是這樣講，要搞一個“政治設計院”，這就是說共產黨連政治也是外行了。右派分子說共產黨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說黨不能領導一切，只有換別的領導，只有恢復資本主義的道路。

我們要下決心進行思想改造

右派分子又反對思想改造，說思想已經改造好了，連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也沒有了，只有進步的一面了，甚至於比無產階級還要進

步。他們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無产階級的世界觀，叫喊要更多的民主，他們反对集中。大家都知道，右派分子的所謂民主，就是英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也就是章伯鈞要搞的“兩院制”。这种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少数有錢的人的民主。我們的民主，是工农联盟絕大多數人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成了国家的主人，我們的民主范围是更寬更广的。但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認為我們的民主不够。是的，我們的民主是有不够的地方，那就是剝夺了資產階級騎到工农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这正是資產階級所最不高兴的事。右派分子又叫喊要更多的自由，反对紀律。例如：去年科学界集中几百位优秀的科学家，在兄弟国家專家的帮助下，制訂了12年的科学技术發展远景规划。誰都知道，这个规划是我国今天科学發展的藍圖。但是，竟还有人反对它，認為这是束縛了个人的兴趣，束縛了个人研究的自由。他們一心想恢复資本主义下的那种分散主义的作法，要求更多的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不喜欢組織紀律，不願意有一个共同的統一意志。同志們！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不仅在右派分子中發展到个人政治野心，即是在中間分子里面，这种个人的名利思想也有相当的市場。在文艺界里面右派分子有这样一种口号，叫作“为爭取人民幣而斗争”，他們赤裸裸地要錢。在我們科学院，同样也可以看到，名位思想也很严重，有些朋友並不是在工作成績上和对人民的貢獻上进行比賽，而是斤斤計較於地位和待遇。他們嚷国家对自己不重視，沒有專車坐，房子住得不好，諸如此类。崇尚浮华，追求享受，患得患失，都是个人主义的表現，不仅容易为右派分子所利用，甚至於会墮入右派的泥坑。我們應該有所警惕。因为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主要就是个人主义和封建地主思想殘余在作怪。虽然經過了三大改造，我們已經把私人所有制改为公有制，在改变生产手段所有制上进行了偉大的革命，但是，随着經濟基础的改变，还必须努力进行上層建筑的建設；而且已經进入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也还要花很大的力量来加以巩固。同志們！旧社会的思想殘余，虽然是“殘余”，但是仍然不可輕視。我們这些上了年紀的人，从前受的是封建主义的教育，稍

大，又受了資本主義的教育。這些舊教育的影響，在我們身上可以說是根深蒂固。八年來，經過歷次運動，我們受到了社會主義的教育，但是我們遠遠不能說，我們的教育已經受夠了。社會主義的教育在我們的頭腦里是很不充分的，事實也是如此。當這次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時候，那時，烏雲滿天飛，不是就有許多知識分子發生了動搖，甚至於隨聲附和？這就證明了我們這些從舊社會來的人，所擔的包袱太重，個人主義的、封建主義殘余的思想，可以說在我們的靈魂深处是根深蒂固的。像我們這樣的人，如果不嚴格地進行思想改造，那就很難擔負起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種神聖任務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才僅僅八年，生產資料所有制雖然已經由私有制改變成公有制，但是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還沒有那麼鞏固，舊時代留下來的風俗習慣很深。因此，在這次反右派鬥爭當中，有好些年青的人也成為右派，在這裡就可以得到說明。在這次大會上，我們批判的五位右派分子，年紀頂大的一位只有 27 歲，頂年輕的只有 21 歲。21 歲就年輕得很嘛。解放以來八年，解放的時候，他才不過十三歲的小孩囉。為甚麼那麼年紀輕輕就成為右派，看來令人費解。其實，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還是舊的社會同一些風俗習慣還不能徹底地很快的在短短八年之中就把它完全改變過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加上年青人自己思想上的毛病，因此，就有人會墮落到反動的泥坑里面去。二十來歲的青年就成為右派，應該說是件痛心的事。在我們老一輩的人就擔的包袱更重囉，我們受舊社會的教育更深，壞思想更是根深蒂固，假使不痛下決心來進行改造，掉下泥坑的危險更大，更值得警惕。歷史是無情的，不跟着歷史發展，不堅決跟着黨走，不堅決地把立場站穩來走社會主義道路，稍微有些搖擺猶豫，很容易把自己毀滅。各位都了解，章羅聯盟很重視我們科學界，把科學界作為他們進攻的重點。其所以這樣，大概總是右派分子看到我們科學界存在有一定的弱點：比如有些人思想未經改造，個人主義突出；有的只重視業務忽視政治等等，這就給予章羅聯盟以可乘之機。科學界里面出現了曾昭

掄、錢偉長等右派分子，他們提出了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章羅聯盟本來有他們一整套綱領的；不過還沒有把它書面化。使他們的綱領一部分書面化了的是關於科學方面。由此可以看出，科學界是章羅聯盟首先进攻的一個對象。因此，我們科學界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應該更加警惕。我們對於右派應當更堅決地起來鬥爭，這樣來純潔我們科學家的隊伍，使得我們科學家能夠更好地團結，團結在黨的周圍；更好地來進行科學研究工作，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所以我們科學界反右派的鬥爭，在我看來，尤其是不容許有絲毫的溫情主義。

要善於從反面來吸取教訓

當然，我們反擊右派，並不是說要把右派分子的身体的存在加以消滅。右派毫無問題是毒草，我們要剷除毒草。所謂剷除毒草，是要擺事實，講道理，揭露右派丑惡面目，澈底駁倒他們的反動論點，並要进一步挖掉右派思想的根源，要去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要剷除封建地主階級的殘余思想。我們反擊右派實際上是挽救右派，不僅不殺他，而且要救活他。特別是年紀輕輕的就成了右派，老實說是可憐的，要把他們救轉來。只要他們幡然悔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還可以重新作人，還可以回到人民的隊伍里面來。可是，假如說頑梗不化，頑固地不肯改造自己，那也沒有辦法，是他們自絕於人民。

不過，我們懇切地希望，我們所以批判他們還是為了治他們的病，因為他們身上長了毒瘤。我們作為一個外科醫生就要開刀，割去他的毒瘤。這就是我們治病救人的態度。

同時更重要的，我們是通過反擊右派，批判右派來教育我們自己，教育我們大家，教育我們更後更後的世代，教育我們全體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講的，右派分子同時可以作為我們的教員，要從他們那里，從反面來吸取教訓。我們在反擊右派過程當中，我們進行大是大非的大辯論，來進行我們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我們要把每一個人澈底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成為社會主義的建設

者。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們必須要自己鞭策自己，不断努力，建立無产階級世界觀。同时要相互鞭策，互相帮助，互相督促，澈底地把我們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那种病根，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殘余肃清。

凡是右派分子要的东西，我們就不要，右派分子所不要的东西，我們偏偏要。这是最好的办法。右派分子不要集中而要更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就要更强的集中，集中在党的周圍，接受党的領導，巩固我們社会主义的民主。右派分子不要紀律，要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个人主义的那种自由，我們呢，就要更强的紀律，坚决地拋棄个人主义的那种自由。右派分子要个人名位，反对有統一意志，我們呢，就要更坚强的統一意志来尽量減少和消灭个人主义的名位思想。所以右派分子要的，我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不要的，我們坚决来爭取。这可以说，是我們能够成为無产階級知識分子的很好的办法。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反右派分子之道而行之。

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相互鞭策，来求得共同进步。不过个人主观努力究竟是容易懈怠的，我們还一定要要求有党的領導。我們看法是：黨員不用說，非黨員也應該一样地受党的領導、受党的監督、而且應該受党的教育。不論党内党外，我們一律請求党給我們以严格的鍛鍊。現在我們国家基本上已經成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今天的統一战線，新的統一战線，它的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党外的科学家，應該有这样的認識，恳求党严格地監督我們，严格的教育我們，鍛鍊我們，我們自己絕對不要姑息我們自己，一个人是很容易姑息自己的，同时也恳求党的組織不要姑息我們，要我們大家經得起严格的鍛鍊。一方面把我們的队伍純潔起来，同时也把自己純潔起来。把要不得的坏思想消除干淨，把包袱丢掉。这样我們才能过好社会主义的这一关，这样我們才能够担負得起建設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崇高的任务。

同志們！大家努力吧！而且要不斷的努力。我們要相互鞭策，共同努力，並誠心誠意接受黨的領導、監督、教育。我們一點兒也不要懈怠，要同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任何困難和阻礙進行毫不留情的鬥爭，來爭取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徹底的、全面的、偉大的勝利。

建立工人階級的科學隊伍

——張勁夫副院長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區青年大會上的講話——

我們科學工作者這一時期和全國人民一起，熱烈地投入反右派鬥爭。從科學界揭露的右派分子情況來看，我國絕大多數的科學工作者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可以接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極少數。但從右派在科學界的政治陰謀活動和影響來看，性質是很嚴重的。章羅聯盟曾提出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企圖篡奪對我國科學事業的領導權，不僅要把我國科學事業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並想把從事科學工作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俘虜過去，作為他們要和共產黨“平分秋色”、進一步“取而代之”的造反政治資本。科學界的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如曾昭掄、錢偉長等，竊據着科學研究及高等教育的領導地位，曾給予我國科學事業發展以極其有害的影響。

在揭露出的右派分子中，不僅有過去一貫思想反動的右派，並有過去表現較好而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中墮落成為右派分子；不僅有年紀較大的人，並有年紀較輕的人，如我們這次科學院北京地區青年大會上所批判的五個青年右派分子，最大的二十七歲，最小的二十一歲，平均年齡二十五歲，有八年時間是在全國解放以後受到培養的，其中有的人曾派去蘇聯學習，也竟然成為右派分子。

從上述情況中，引起我們許多值得深刻思索的問題，並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科學隊伍，是迫不容緩的歷史任務。這次青年大會，到會的大多是青年科學工作者，我想就建立工人階級的科學隊伍問題，來談一點個人意見和工作中的—些體會。

一、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迫切需要建立一支 宏大的工人階級科學隊伍

我們國家要經過十年到十五年的努力，來使社會生產力獲得

充分的發展，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我們國家目前的物質基礎還是很不充分的，只有我們獲得了充分的物質基礎，我們的國家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如果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如果沒有自己的科學家、工程師行不行呢？那是不行的。工人階級必須要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要有自己的科學技術幹部隊伍，並且要有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這是歷史向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的新隊伍沒有造成以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

蘇聯在進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斯大林同志曾提出“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主要就是指科學技術幹部講的。我們經過反右派鬥爭後，對於工人階級要有自己的科學技術幹部隊伍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體會是極其深刻的。

兩類知識分子

科學工作者，他是掌握一定科學技術的人，是掌握一定科學知識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階級，他是要依附一定的階級並為其服務的。科學知識只是一種工具，要為經濟基礎、政治目的服務，要為掌握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階級服務。在目前情況下，我國知識分子主要是兩種人，一種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一種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主要區別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是忠誠於社會主義事業，以知識工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是維護資產階級私有制度、剝削制度，並以知識工具來達到個人的自私自利的目的。這兩種知識分子是屬於兩種階級類型，存在着根本性質不同的區別。

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

工人階級過去處在被壓迫被剝削的慘境時，日子都難以過下去，那里還能談到受系統的教育。那時的工人階級是做牛馬的